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
第十回 主僕相遇換戎衣 隔牆續情得奇逢

話說李玉郎改換衣服，扮作一個軍人，一心去找麗容，走向前去，見了一伙軍卒，盡是一樣打扮，便就混入其內，擺成隊伍，執戟揚戈，渾然無二，心內想道：「我是一介書生，若非這個機緣，如何到此處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香奩嫁妝一對對擺設出來，真個光彩耀目，奇巧驚人。那些眾宮女內使，盡是五花團蟒，花攢錦簇，不計其數，前後跟隨。那些香輿車仗，甚是眾多。此時喧鬧之際，玉郎便留心觀看。只有一個顏色出眾，秀雅且人的，仔細一認，恰恰就是那麗容。但是眾人矚目之地，怎敢與他廝認。這玉郎以餓眼觀看著麗容，心內把持不住，未免有些且前且卻之意，不似那眾人擺圍的，寂然不動。李玉郎這番光景，也早被那麗容看出行藏，但是其人總似，衣服甚是不對，況且玉郎一讀書之人，如何穿著這樣衣服。不免觸動情懷，心內想道：「我當初上船進京之時，玉郎正然抱病在牀，不能挪移，況我有血詩寄去，未必不病上加病，身為情死。且是一個軟弱書生，如何走的這千山萬水，況是天下面目相同的盡有，如何便就認定是他，這也不過付之想像而已。況他是一個軍人，我又係一個女流，正當皇家嚴肅這地，便敢問他一聲不成也罷？等到金亭館驛住下，或者天可見憐，賜一機緣，問出一個明白，奴家死亦無恨。」說罷，不住的回首觀看而去。正是：

喬妝軍士混軍卒，不許旁人識妙機。

再說李玉郎有心觀看張麗容，自然見了他，就認真是他了。只是張麗容看見這個軍卒，十分像那李玉郎，如何便認起真來，心中恍恍惚惚，難以定准。待要喚他一聲，耳目眾多，那裡敢叫。只得含忍在心，暗暗垂淚而已。及到金亭館驛，隨著那些內使宮女，安置妥當，單候公主駙馬合巹，好去服侍。這且不提。

卻說這李玉郎身穿戎衣，替那軍卒擺圍，明明看見了麗容，只是森嚴之地，人稠目多，怎敢與他交頭接耳上前廝認。因自想道：「咳！那妖滴滴的翠娘，怎經的這樣辛苦！到而今我只恨那灑銀公子，無故進讒拆散我的姻緣，到使我二人跋涉萬里，眼睜睜對面不得相見，豈不令人歎煞！我如今千回百折，無幾奈何，不免充一名更夫，借一面巡鑼，沿牆探一個消息，以滿吾願。或者天遣相逢，那人也有心將我訪察，俺二人得見一面，訴一訴衷腸，各人的心事，便著在那斷腸簿上，也就罷了。至若婚配之事，只可付之流水足矣。」思罷，便嗚嗚咽咽哭了一回。隨與眾軍人說：「列位年兄，看那天氣嚴寒，雪降風冽，好不怕人。我是新充軍卒，理宜任勞願，眾位長兄，少為歇息，我不免敲著梆鑼，巡視一回。以表微意。」眾軍卒說：「此乃大家公事，豈可累及一人。」李玉郎有心去探那麗容，那裡顧得甚麼寒冷。這玉郎即說道：「三人同行，少者吃苦，這也是理所當然。」眾軍卒見他說得甚好，隨接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得難為你，我們暫且安息，再去換你罷。」玉郎得了這個美差，手提梆鑼，即便打更去了。只是心內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你看金亭館驛，門高牆緊，周圍寬大。那翠娘總住在裡面，難道我會插翅飛進與他相見不成，我如今只好尋牆探聽，做一個望梅止渴罷了。」

按下玉郎去尋麗容，再說那翠眉隨著眾宮人安頓在金亭館驛，只因他路上看見個擺圍的軍士，像貌與玉郎無二，心中甚覺狐疑，說道：「我自到京以來，與玉郎相別已久，那有音信可通，就為他身死異地，他可那裡知道。不意昨間有一擺圍的軍士，面龐與玉郎渾一無二，令人難以想像。若說是他，他可如何來到這個所在？況是充應軍卒，叫俺難以憑信。若說不是他，天下那有這等相似之人？且是他見了奴家一眼，闕定在我身上，只覺有一段不認不能、欲認不敢之意，實實令俺難以猜奪。我於今如何放得他下，正是：心頭有事難穩睡，趁此良夜覓情郎。我如今心神燎亂，如何睡得下，我不免私出外堂，試探動靜一番，且看眾人睡了不曾。」及遍侍御之人各自睡熟，麗容喜道：「何幸得緊！如今他們都已睡著了，我且走到堂下探聽一番。」及至，四下一望，杳無人影，不覺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看更深夜靜，萬籟俱寂，我一女流，縱有心事，請誰與我傳示，我想這段苦衷，惟有上天可表。玉郎，玉郎，不知你可在牆外否？」不覺觸動情懷，掩面哭泣起來。正在傷心之際，忽聽牆外有咳嗽之聲，麗容止住了淚痕，細細一聽，說道：「方才這個咳嗽音聲，儼然是我那玉郎一般，我欲喚他一聲，又恐錯誤，不得穩便。也罷，我將當年霞箋詩念上一兩句，若是我那玉郎，他便聞聲即悟，若不是他，也就茫然莫覺，庶不至弄出事來。」思罷，就將霞箋內得意之句，連連高聲誦出牆外，這也是天緣湊巧，可巧的李玉郎在牆外巡更，只聽的風送清音，聽的明白，不覺失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方才聽見的是我霞箋詩，我想此詩惟有麗容注念在心，若非我那可意的人兒，誰能吟詠。況是深夜之間，這等有心，定是我那翠娘無疑了。」隨大著膽，也顧不的有人知覺，便就叫了一聲「牆裡邊可是翠娘愛卿嗎？」麗容一聽是玉郎聲音，不覺喜從天降，急急的答應一聲：「牆外莫非玉郎乎？」玉郎說：「正是。」麗容又問：「你說你是玉郎，我贈你的霞箋血詩可曾帶來？」玉郎道：「小娘子的是小生珍若靈符，時時佩帶不忘。」麗容說：「你既然霞箋詩在你身邊，你可隔牆與我丟過來。」李玉郎一聽此言，即將霞箋從身邊解下，丟將過去。麗容上前拾在手中，拆開了外函，映雪一照，只見霞箋血詩外又有兩行和韻，寫道：

人生離合係於天，切莫將身赴九泉。

似此兩情金與石，今生應擬續前緣。

麗容看罷，心中好不歡喜，說道：「此是李郎前日和我舟中之韻，如此看來，真真是我那玉郎了，豈不令人痛死！只是這一段牆，真如同萬仞高山，我如今心腹事縱有萬般，那裡能說的明白，不免將要緊話囑咐他幾句，」隨揚聲道：「玉郎，玉郎，此地耳目眾多，非談心之所，幸而夜深人靜，有兩句要緊話兒，你可牢牢記著。你既為我來到京中，今當大比之年，君當努力功名，願登虎榜。試畢之後，你可早上封章，咱兩個的姻緣或有望。」說罷，玉郎正與麗容絮話，只聽得裡面有人喧嚷，唬的個玉郎急急提了梆鑼，離牆邊去了。不知玉郎與麗容何以見面，下回爭解。